



復某某二居士之函

惠光

來函恭悉，敬復者：宗門向上之旨，本無言說，祇許意會，凡有言說，皆非實在，落語言文字也。言語道斷，心行路絕，即是鐵蛇橫古道之意旨也。所以致下經論處處說不可思、議；宗下說起心必錯，動念即乖，其道一也。致如本體，湛若太虛，初用工人，實心達本，知心體合，「今所發覺心，遠離諸性相，蘊處及界等，能取所取執，諸法悉無我，平等如虛空，自心本不生，空性圓寂故。」自性本體離諸欲，能依此行大徹悟，明心見性方便說，實則病愈藥亦除。故說本有家鄉，又謂「來處來，本無來；去處去，亦無去，此是真真實實相，非語言、文字、思議等理論可能明者，智人尙祇可以意會，愚人千思萬議，窮劫評論，亦不可知矩海中一滴。夫生、死本無，因病而有，赤裸裸，光燦燦，寸絲尙不能掛，焉有生、死、病呢？迷、悟之不同，故凡、聖之有別，悟則聖賢之無生死、涅槃，迷則凡夫之有此二執。居士身、比丘身，故有分，同體本性，焉有別呢？所謂本性者，非佛性也。其所謂佛性者，覺悟之性，對迷而不覺之說也，實則本性非佛性也。證悟者。實非證悟，性無迷、悟，本來空寂，既明徹本體，復實證真常，何迷、悟之有呢？迷、悟、明、證四字，都是對現前迷而不悟之方便談也。佛為衆生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，即度衆生之生死大事也。迷人說：「某，未證謂證，未得謂得。」智人說：「本無證，名實證，本無得，即實得」。得個甚麼？證個甚麼？既本無證得，復無證得之念，本體清淨，亦無清淨之念可得，這才是實證，真清淨也。

「頓寂」者，通消息，能徹悟之聖境，忽然頓寂寂的也。有發之即破本參者，有發之即透重關者，有發之即出牢關者，有發之即本參、重關一同破透者，有發之三關同徹者，亦有發一次未悟，永無復發者，亦有發數次方破本參者，或二關同徹，或三關同徹者，各人的根底深淺不一。初用工人，多人同處，端身正坐，有用工人者，有不用工人者，故永無悟期。用工人者，快、慢不一，根性之利、鈍不同，不用工人，常入「昏寂」。用工人者，參個話頭，親親切切，即發疑情。不發疑情者，妄想顛倒。發疑情者，工夫用到緊要時，惺惺寂寂，即是「惺寂」，多在此中見性者，但定力不穩，不能徹悟，故工夫加緊前進，未破參，未徹悟，不能得少為足，須到疑情凝結成團時，惺寂定力堅穩，由惺寂忽發頓寂寂的聖境，如

有氣的死人，此正七識斷命根處，達本忘情，知心體合，忽然因地一聲，立即徹悟，此是「悟寂」，非「頓寂」也。古人多在此處大徹大悟者，亦有但破本參只見性而不明心者，亦有二關同徹，或三關同徹者，各人根底不同，故難一概而論，古人多有破本參後，常住定中，他認為見性即佛，故永無前進。古人云：「莫謂無心方是道，無心猶隔一重關，悟後重疑吧？」工夫則重起如前，古人云：「重關以前，如喪考妣，重關以後，更如喪考妣。」工夫做到疑情復發而凝結緊要時，真的如喪考妣，我已經過數次，此時悲悲切切的如寒徹骨，或者又發「頓寂」此處「頓寂」比前之「頓寂」大不相同了，亦由惺惺寂寂，忽然頓寂寂的，法身圓圓而有光明，大地、虛空盡成一片琉璃，亦無上、下、前、後、左、右之分，又無分別之念，屍骸如有氣的死人，法身如在另一世界，似本有的家鄉，然杳無方向，蹇地一聲，徹透重關，有出牢關的消息了。由此類推，則知重關以後的「頓寂」，比重關以前的「頓寂」，更大大不相同了。明心、見性者，見體、明用，攝用歸體也。

惠光，十三歲時，蒙先師授此禪學，至十九歲先師圓寂後，親近明印老作家，問答考察數次後方許入室，於是十有三年，教參「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」。光緒戊申年二月某日，因回憶先師提古語四句曰：「用工不怕苦，話頭敵生死，稍有雜念生，金剛成豆腐。」我正是工夫緊要時，因此四句補充疑情凝結，當時心下頓寂寂的，前、後際斷，如有氣的死人，兩小時久，彷彿先父（出了家）到來，如霹靂的大吼一聲驚醒，忽悟先父、先師之意；明公之旨！此是小悟之「悟寂」，非頓寂也。後來頓寂、悟寂發過數次，因工夫恰緊才能發現，非故意求得而執著也。宣統三年，各月十四日，工夫做到半夜後，因疑情大發，忽又大哭一次，至天光時，忽又「頓寂」如前，似在另一世界然，直到午後，如死者忽活，似月住中天然！移時自唱曰：「最高峯頂立，四顧沒人煙，獨坐明寂寂，風月照無邊，月落東今日出西，白雲補衲衣，虛空坐臥立，獨自笑晒晒。」（這是「悟寂」非頓寂也）明公證曰：「三千長安，僅獲初步，細及微細，淨盡無餘者，方可了事。」吾聞此語，更下決心，大丈夫立起衝天之志，自加警策。（雖破本參，不以爲足，故得悟後重疑。）民國五年五月，余往南京親近杭州之慧明老法師，問答請益等，蒙他證明，法身中稍有點病，考正審

除之。(「禪宗講錄」第九十一、九十二頁說得詳細。)

戊午八月返湘。民國九年又親近樂禪老人。民國十年正月間，一日余在靜中，工夫正恰緊時，明明歷歷，忽然霹靂一聲，連人帶座驚倒在地，寂寂無念，如死人，木、石然，良久惺時，會了樂公意旨，自唱曰：「大無地寸土，步向何方走，翻身即太虛，諸佛共一口。」樂公證之。余即返長沙。是年十月明印老和尚提倡打七，余亦參加，頭二三七，工夫漸大相應，至第四七警策嚴勵，明公每日只講兩次，第五七中，余僅只個念佛是誰，寢、食俱忘，至第九七，第五天，明公舉起香板站在我前面作要打試，爾時我心頓寂寂的，頭面汗流如洗，約一點鐘久，至開靜始退，忽然一醒，如憶千年大夢，似越萬丈深潭，始得個本自如如。明公證曰：「本體無微汗，光明出心，既住無住地，非古亦非今。」有人證我出牢關處，另有人證我透重關處，明公證我住無住地，無住者是出牢關的無住道人，一切不住。住無住地者，是透重關的人，快要住無住地也，但我自己證明，重關實透，未出牢關。爾後學教、學密，在北平雍和宮閉密宗關兩年，如是四眾吹我，得大神通，但我不敢妄語，自民國廿年開始講經，廿餘年中，合共講到五十餘座，處處說我是宗下大徹大悟的本色宗匠，但我未出牢關，不敢承當，亦不敢妄說半句，戒律有關。回憶趙洲八十猶行脚，我何人也，故民三六年二月間抵南華寺，參虛公老和尚。(見九十五頁)公問：「明公有何開示？」答：「明公曰：『死水不藏龍，入海不揚波。』」雲公證明曰：「嬰兒初生，多加保養，云。」從拜法、問答，賜圓相意，示立體用後，公常召我入室，問答祖意，及宗法妙旨，機鋒轉語，如鋒刃解體，寶劍活人的相似，並命我在戒律學院講課年餘。(見九十六頁)

余從民國廿年於觀宗寺打七，二十一天，每天與眾講演向上妙旨起，(見四十五頁)後在南嶽上封寺打七，亦廿一天，天天講話，又在南華、法林、寶蓮等寺，打七、講話。又有瀏陽問答，道吾問答，長沙問答，清涼、南華、法林、寶蓮、東普陀、芙蓉山、觀音洞、大佛寺、見性佛堂等處，皆有禪學問答。因我自知牢關未出，故重立志願，大下苦工，果然心海凝結，又發「頓寂」聖境，比重關以前的聖境更不相同了，雖然牢關最難超出，但我以無畏的精神，努力努力，非出牢關不可。

宗門向上一法，不與教乘相合，說此一事，三乘膽戰，十地魂驚，等覺菩薩，說法如雲如雨，度生無量，入無生忍，於向上旨，尙喚作所知愚與此道全乖，何況其他乘耶？工夫做得上，如挑千斤擔子，放亦不落，人替不得。又如覓要緊的失物，若覓不着，誓不休心。其中但不可生執、生

著、生計，執則成病，著則成魔，計則成外道，果得一心一意，如覓失物的相似，則三皆渾然沒交涉，所謂生心動念，即乖法體。真參實學的人做工夫，抬頭不見有天，低頭不見有地，看山不見是山，觀水不見是水，行不知行，坐不知坐，在千萬人羣中，不見一人，通身內外，只是一個疑團，攪渾世界，疑團不破，誓不休心，是為工夫緊要之故。無量劫來，本具的大理，沉沉寂寂的，曾未動着，故「當人」要抖擻精神，要天旋、地轉的攪渾世界，自有波翻浪湧的大理透明，方得受用。一向上機，頓同佛體，寂然不動，此真器也，人所難信，信者亦器，不信非器也。信者：自心即佛名正信，心外求法名邪信。即佛，要究明自心，親履實踐，有疑疑到無疑止，始名正信，不能顛預儻侗，但云即心即佛，實則不識自心者，即名邪信，空談般若。近來有等邪師，教人不在工夫，只須般若大藏，與佛無異即是，此語最毒無比，迷誤後昆入苦，可憐可惡，自己不曾參究，見古人一問、一答，便領悟去，遂將識情解作般若，誑妄行人，反評行者執著太多，或得一場熱病，叫苦連天。古人云：「切莫聽道不須參，古聖孜孜為指南，雖然舊閣開田地，一度贏來得也難。」一有等人，常住惺惺寂寂中，不用工，以為見性，自不知枯寂寂的，空心靜坐，而長坐不臥，此人滿身是毒，誰知法身邊事，一句話頭，親切到底，自然不思善惡，不落掉舉、無記、昏沉等病，話頭現前，定力現前，正知正見，無不現前，法身充滿法界，那有邪妖作怪，自己承當自佛，凡夫成佛極快。

做工夫，最怕落空，話頭現前，則疑團現前，法身本體，行住坐臥，時時現前，那得落空呢？生死不了，即大事不明，大理未動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，毫釐失念，則喪身失命，疑團不破，則大理不明，人問：「如何是大理明處呢？」余曰：「圓向太虛，無欠無餘，不見身心世界，融豁如如。」未發明大理以前，最怕認識神為佛事，或揚眉、瞬目、搖頭、轉腦等，多少奇特，開口說：「認識這個嗎，此處不明，必得嘔血而病，那就危險」云云。此是未用工的人，用也不用不上路，多少麻煩吃苦，只得識神當般若，學些機鋒、轉語，誑慧學人，害己害人。誰知欲識佛身，「佛身不識」，故謂七識命根若斷，法身便活，則大理明矣，根本徹矣。否則，十方諸佛親與摩頂授記，尙與本身上毫無交涉，況「惺寂、頓寂、悟寂」呢？有何交涉？不過古人用工恰緊，自然而然的都是由這些聖境經過才得明心見性，發明大理，若在這三個聖境中稍有點執著者，不特不通消息，而且著魔，那就是醍醐變成了毒藥，不得益，反為受害。(後略)